

港台武俠十大名人精品集

鬼手大俠

柳殘陽 著

Ⓣ

太白文艺出版社

港台武侠十大名人

精品集

鬼手大侠

下

(台湾)柳残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鬼手大侠

【台湾】柳残阳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汉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33 印张 6 插页 815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605—331—X/I · 283

(上中下)定价：46.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公司质量部对换

(邮政编码：721003)

目 录

六 十、门里求生	不屈死	(695)
六十一、毒心铁胆	搏生死	(707)
六十二、胜负两分	宾作囚	(724)
六十三、血债血偿	因果明	(736)
六十四、亲仇夙恨	父女会	(742)
六十五、险亡还存	舐犊情	(757)
六十六、恩怨了了	瑞气呈	(769)
六十七、偃鼓收刃	怨分明	(782)
六十八、含悲凝恨	不领德	(790)
六十九、北返归骑	欲连心	(800)
七 十、伊人情深	鹊桥会	(807)
七十一、衷肠细诉	双心结	(821)
七十二、豪意撮婚	难解仇	(831)
七十三、细论恩怨	气凌敌	(840)
七十四、以眼还眼	血偿血	(853)
七十五、干戈将起	金鼓动	(863)
七十六、龙肠魔臂	生死搏	(872)
七十七、血掌争霸	震幽穹	(887)

七十八、烈火毁穴	泄仇恨	(900)
七十九、焦土雪耻	诛妖丑	(906)
八十、寒地蹶敌	旧时景	(922)
八十一、前车有辙	岂堪蹈	(933)
八十二、追魂索命	乱石坡	(939)
八十三、恩怨分明	真英雄	(956)
八十四、幽情暗寄	太艰难	(967)
八十五、巧计脱困	温柔乡	(973)
八十六、细论前尘	齐三心	(987)
八十七、狭路相逢	故旧仇	(999)
八十八、割耳沥血	义释怨	(1005)
八十九、狠挫旧仇	强豪胆	(1021)
九十、挥手止戈	朝祥和	(1036)

六十、门里求生 不屈死

于是——

悲壮而低沉的号角声就在这时“呜”“呜”的响了起来，角声含蕴着哽咽，含蕴着狂野，含蕴着大草原特有的粗犷气息，更含蕴着白山黑水间无止无定的怒吼与咆哮，在一阵阵的号角声中，林子那边无双派“飞”字门的铁骑队已首先发动了攻扑，无数的马匹狂奔急冲，蹄声震山撼岳，大弯刀飞舞着，银亮的鹰盾已同时套至左腕，斜护头面！

“杀——”

“冲——”

在一片裂耳的吼叫声里，右面“莽字门”的人马也开始了冲击，雪泥扬溅，金环闪耀，无数高大雄骏的马儿驰骋着，就仿佛千百面皮鼓被千百名强而有力的大汉在奋劲敲击，那已不是单纯的鼓点，不是清脆的“得”“得”声，像一片倏起的闷雷，像自天际突然掠来的轰隆隆的霹雳！

显然，如意府堡墙的各位仁兄们全在一刹那间窒愣住了，他们个个瞄着弓，执着矛，握着刀，却于猛然里忘记了自己该有的反应；他们被眼前那移山倒海的声势所惊慑，都在这片刻中傻了眼啦！

黑髯公洪双浪稳沉如山，他冷冷的道：“胡极，下令修复的十三个箭穴放箭！”

胡极的歪嘴一斜，暴吼道：“箭穴放箭！”

接着他的暴吼，堡墙之下，在中间的窗口梢上，有十三片丈许长宽的大麻石，于一阵低微的金属转动声里“哗啦啦”泻落，顿时露出十三个装满无羽钢矢的箭架来！

此刻，无双派的铁骑们已隔着堡墙不足二十丈！

箭架后面的箭穴已一览无遗，箭架两边的皮衣大汉们在挡着堡墙麻石泻落以后，立即扯动了放箭的丝绳！

于是，成千上万的钢矢，便宛如飞蝗狂蜂一样急劲的呼啸射出，一蓬蓬的，一片片的，尖锐的穿破空气，像暴雨般罩向了无双派的铁骑队！

来自大草原的无双豪士们，从孩提之时起便练习骑术，他们那矫健利落的马上功夫是无与伦比的，而他们早在进袭如意府之前便获得了可能遭受敌人千弩齐击的警告，因此也加意准备与防范，那阵阵的矢雨甫射，最前面一排铁骑的骑士已立即将鹰盾挡在马头之前，也一并遮住了自己的头胸，第二三排的马匹则迅速往两翼分散，鹰盾旋舞着，同时个个翻斜鞍侧仅单足插于镫内，口咬大弯刀，寒闪闪的光杆钢梭也一批一批有如蛇电乱闪般还敬了过去！

但是，虽然如此，却仍旧有人中箭翻跌，湿泥四溅，马摔人栽，在一片杀喊震天声里，血标起，马长啸，唏聿聿的嘶啸声夹杂着惨怖的嚎叫声，阵阵矢射鹰盾的反弹声更是叮叮咚咚，有如骤雨击瓜，清脆而绵密，现在，飞字门的人马已全逼扑到了堡墙墙根！

紧接着，莽字门的铁骑也潮水般冲涌了上去，光杆钢梭更是尖啸厉嘶，溜溜条条，像煞一面面银色的罗网，那么严密的纵横交织着飞掠而去，或是仰射堡墙，或是穿入了暴露的箭穴之中！

如意府那十三座在匆忙仓皇里修复的箭穴，在阻止无双派铁骑的进犯中，只发挥了一些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效力，他们原来计算得十分精密与准确将三十座分布于东边堡墙上的箭穴全标定

了射角与方位，各有各的威力范围与杀伤面积，假如说那其余的箭穴未被毁灭的话，如意府方面光凭着这些箭穴也可予无双派的骑队以重创，但是，三十座箭穴全被除去了，匆忙修好的十三座箭穴别说威力大减了一两倍，在急切中按装时又未估定准确的射界与位置，是而一旦射出利矢时便变成东一片，西一蓬，非但杂乱无章，难臻大功，更凭白浪费了不少箭只；加以无双派铁骑冲扑的方向游移不定，动若奔雷，再以鹰盾护身，精良的骑术为辅躲闪，如意府方面这十三座箭穴还朝那里发生威力去？就这一刹，不仅十三座箭穴中的箭手全被飞羽般的尖梭射死连堡墙顶端的汉子们也有不少吃钢梭戳上，纷纷哀嚎着翻跌摔下，情况凄厉，惨烈无比！

堡墙上，各帮各派的手下慌乱的躲避着那些穿梭掠舞的钢梭，一面抽冷子放箭及投掷暗器，场面是一片混杂惶急；怒骂声、厉叱声、悲呼声、长嚎声，掺杂着人体跌地声，痛苦的呻吟声，简直已变成一座活地狱了……

黑髯公洪双浪首次在他深沉威猛的面庞上露出了愤怒与忧虑之色，虽仅只有那么一丁点，但却也足够了，他肃然的道：“砍商先青的头！”

商先青嘶哑的仰天狂笑，他沙着声音大叫道：“洪双浪，我们一脚前，一脚后，本尊主马上也会看到你的首级被悬挂在如意府的正门上！”

洪双浪厉喝道：“砍了！”

在商先青身后的两个皮衣大汉齐声答应，两柄鬼头刀一闪，飞快的交叉切向商先青的颈项！

于是，奇事又发生了——

就在这两个皮衣大汉挥刀斩去的瞬息，砍出去的刀锋已忽然大大的抖震了一下，雪亮的刀身竟“呼”的朝下划落，“噗哧”一声分别切入了这两个行刑者自己的肚皮中！

鬼叫一声，两个狗熊般魁梧的皮衣大汉抱着对方砍进自己肚里的刀锋滚倒，洪双浪已长啸如嚎，抖臂之下，猛然扑向了十丈之外的一方角垛而去！

那方角垛，正是项真换隐的新位置，方才他前后两次分别救了邱富贵与商先青的性命，全是用“隔空撞穴”手法，当然，他明白这是一种极大的冒险，非常容易露出破绽，但事到如今，不这么做，他又如何救得了这些被俘的无双豪士的性命呢？

宛如就在黑髯公洪双浪抖臂的同时，他修伟的身躯已一片金晃晃的云彩般来到了项真藏身的角垛之侧，而几乎就在他甫始来到，一股强猛如巨杵似的劲力已“哗啦啦”将这方大麻石砌成的三角形石垛震得四分五裂！

狂笑一声，项真忽而腾空，身形暴转，抖乎就是四十七掌十九腿，急风骤风般溜泻向了黑髯公！

黑髯公洪双浪电闪而出，石地上，“咔”“咔”“咔”……刹时现出了四十七道深刻如刀刃劈斩过后似的裂痕，洪双浪心头一震，尚未及进身，五名青衫大汉已嚎叫着像一蓬炸碎了的碎石一样被砍出了堡墙之外！

双目中的光芒如火，黑髯公洪双浪大吼道：“黄龙，你做得好奸细！”

项真身形倏闪，让过了一柄大砍刀，冷冷一笑道：“洪双浪，难为你还认得出我！”

踏进了一步，洪双浪愤怒的道：“项真，你连杀我如意府高手四人，老夫要你碎尸万段，挖你心肝以祭老夫手下亡魂！”

嗤了一声，项真傲然道：“你可以上来试试，看我黄龙含不含糊！”

一拂大袖，黑髯公洪双浪阴毒的道：“项真小辈，若你敢担黄龙之名，就与老夫下去，由老夫与你单打独挑决一生死！”

吁了口气，项真淡漠的道：“少来这一套花招，我不会上你这

老匹夫的当，我要做的事情还多，没有那个闲功夫与你缠斗粘战！”

冷森的洪双浪道：“大名鼎鼎的黄龙项真，竟是这般胆小如鼠，畏首畏尾么？”

一扬眉梢，项真生硬的道：“洪双浪，你激不动我，相信你也明白我姓项的是否胆小如鼠，畏首畏尾；我不会被你引开这里，更不会愣头愣脑的和你硬战，洪双浪，今天要你尝尝另一种闪击的滋味；错开眼前，我姓项的一定奉陪，但是，哼，只怕你没有那个机会了！”

黑髯公洪双浪正想再说什么，耳中已猛然听到了一片“呼”“呼”的怪响，他目光急扫，天爷，一条条何止千百的黑色牛皮连接着的“金龙爪”已飞搭上来，大都那般准确的“叭”“叭”嵌抓在堡墙边沿或三角垛上，下面，马上的无双弟子个个有如猿猴般沿着抛出的牛皮索荡升了上来，那份快捷、巧利、灵活，简直就甭提了！

切着齿，洪双浪狠毒的道：“项真，你自以为凭你一己之力就可以接应无双匪徒，解救那五个被囚之人么？你也未免自视过高，算盘打得太如意了！”

冷冷的，项真道：“我从来便未看轻自己，洪双浪！”

蓦地狂笑一声，洪双浪大吼道：“给我一齐下手，毙了那五个无双囚俘——”

那个“俘”字还留着一半的韵音在他的舌尖上打滚，五条灰色人影已分自五个不同的方向到了眼前；洪双浪目光一横，已不由吃了一惊，急促的道：“长虹五兄，怎的到了这里？那些囚俘是万万离不得的，出了差错可不得了，尚请回去将他们斩绝——”

五个灰袍人，嗯，正是长虹派长虹七绝中的前五位，现在他们已分立于五个利于出手的位置，将项真团团围住，五双眸子里，全射出了带着血也似的仇恨目光，他们怨毒地盯着项真，一个年纪看上去最大，细目钩鼻的老人冷沉沉的道：“洪老哥，请老哥自

已过去斩杀囚俘，姓项的交给我们，六弟与七弟的血仇需要索还！”

黑髯公洪双浪眼看着杀声震天，吼嚎响成了一片，刀挥着、刀闪着、矢掠着、梭舞着，无双派的人马正攀升冲扑上来，他不觉又急又气的道：“但，但囚俘不能有所失闪……”

那老人坚决而执拗的道：“我们要他，洪老哥。”

此刻，那边又传来了“反回七梭”杨淦的尖嗓子：“老爷子，可是要全砍了么？”

黑髯公回首暴叱道：“还不快砍，你们尚等什么？”

狂风猝闪，项真已在他们稍一疏忽间电射而出，他一掠身便是“龙翔大八式”中那手绝活“化龙飞月”，快得不可思议倏然穿逝，就像一抹来自极西的流电，甫始飞来，即已消失向虚无！

惊怒的暴叱连声，五个灰袍人同时出掌截击，但是除了刮起一层石屑砂粉之外，却连人家一点影子也未沾上！

黑髯公洪双浪到底还是武功精湛，反应快捷，这就一刹，他已追出了五丈多远，在追赶中，他名震天下的“长挂掌圈九式”已暴展而出，掌影飞射如电，一连串的猛劈而去，如影随形般紧紧跟在项真那淡淡的身形之后！

可是，却仍然没有跟上，一眨眼项真已扑到了五个无双囚俘前面，这时，“反回七梭”杨淦、胡极，还有那七名皮衣大汉正刀掌齐挥，同时劈向了那五个被俘者！

项真的斩掌来得宛如雷轰电闪，满空如血刃般的掌影已那么无声无息，无征无兆的突然掠至，就像是千万把利刀一下子从虚空中飞来，绵延、广阔、狠毒，而又其快无匹！

一片哀叫混响成了一团，那七名皮衣大汉回翻而出，在猩赤的鲜血狂喷中，“反回七梭”杨淦与胡极也踉跄倒退，杨淦的肩头还带了彩，那胡极虽未受伤，一张青虚的面孔却也变成煞白了！

就在这一刹，五位无双派的落难者也同时亲眼看见了项真，他们顿时情绪激动，振奋莫名，鹿望朴那双墨淡的眼睛里突然射出

了一片惊喜狂的光芒，他一颤之下，抖着嗓子叫：“项兄，果然是你！”

项真连回答全来不及了，就在鹿望朴口中吐出这六个字的功夫，黑髯公洪双浪已凌空扑到了头顶！

在这种紧急迫切的当口，项真已顾不得其他了，他双臂奋力猛推，五个人在堡墙边缘的无双囚俘已全然被挤下墙顶，而他们五个人都戴着手铐脚镣，五人的琵琶骨更被铁丝串连着，这一摔出堡墙，便那么深重而危殆的笔直跌落下去，毫无办法可想——

项真左掌倏翻猛挥，十七掌分成十七个不同的角度暴取扑到的黑髯公，右手已在身形微偏之下“霍”的脱去了外罩的黄袍，那袭黄袍在他脱下的一瞬间已斜飞了出去，快得有如一片蕴有雷火的黄云，那么准确与及时的刚好托住了五个正在急速跌落下去的身体，虽然黄袍的力量不能将他们五个人全部承负起来，但也大大的阻住了他们那凶猛摔落的势子，而只这一下也就够了，也就足够保全他们的生命了，五个身躯离地两丈，被那件凌空飞来的黄袍巧妙的一托一带，在一阵推撞下，五个人已经翻滚着跌到地下，看情形，都没有什么大碍！

事情的经过是快如闪电，项真推人一出手，脱袍、抛袍，几乎是不分先后一个动作，他的十七掌这时也刚好迎上了黑髯公，这名威名煊赫的大霸主似乎已经气疯了，他双目赤红光芒如焰，颌下是髯根蓬刺，面容扭曲着，有如一头狂猛噬人的野兽！

黑髯公洪双浪在刹那间横了心，他目突欲裂，掌影串串交织旋飞，宛似一溜溜闪泻的流星而流星衔接旋回着，又仿佛一圈圈的光弧，在这些尖锐呼啸的掌刃劲风里，他喉头同时发出了一阵短促而沉闷的“哦——”“哦——”声，随着这怪异的声音，一片火热的，强猛如山崩浪涌的气流便也加杂在他的掌力中呼轰推卷而去！

是的，这正是洪双浪赖以成名的压箱底绝技“长挂掌圈九

式”以及式中暗夹着的“倾河气”！

此刻，项真刚刚才有机会抽出手转过身来！

他见状之下，不由暗吃了一惊，对方的功力是犀利的、凌猛的，更是雄伟而怪异的，若是他全力应付，自信还不会吃亏，但眼前，他才缓过手甫始透了口气，甚至连势子都还未站稳，洪双浪已乘隙而上，这一下，可谓是又狠又毒，艺业超绝如项真，也有些措手不及了！

猛一咬牙，项真知道要躲也躲不过去，他干脆以退为进，瘦削的身形暴旋之下两臂挥抖如电，看不清他反攻了多少掌，迎拒了多少招，只见翻飞的掌影漫空而起，有如一张张的魔鬼丑脸，有如一片带血的刀刃，转旋着、跳跃着，纵横着自迥异的方位，角度兜迎了上——

一串紧密的，脆亮而急剧的肉掌撞击声倏忽传出，两条人物隔着三步已猝然分开，一边的三角形石垛“哗啦啦”“砰叱叱”连连崩碎了五个，通道的地面也被硬生生刮起了一片石屑，碎裂的石块蓬溅四射，空气打着呼噜激荡，黑髯公洪双浪已踉踉跄跄的退出了六步！

那边，项真出去了更远，他歪歪斜斜的旋着转子“噎”“噎”“噎”倒抢出去寻丈之遥，才一把扶住了身边的一个角垛站稳，身体在大大的摇着，面色灰中泛青，双目也黯涩得紧，他髻发披散，唇角溢出腥赤的鲜血，那袭月白色的绸质中衣，更是破裂撕烂，零乱不堪了！

黑髯公也在大口大口的喘息着，原本微赤的脸膛已变得煞白，那把象征着威严的黑色长髯亦在抑止不住的扑簌簌轻抖，他的左手捂着胸，金袍上也有七个地方裂了开来，两只眼正怨毒的死盯着对面的项真！

方才，在危急中，项真全部以他斩掌中的绝式应敌，同时更辅以“龙翔大八式”里的“龙浮九波”一式合身法得以巧妙挪闪，

避敌棱锋；这“龙浮九波”一式，讲究的全是在近距离的搏杀中所应施展的躲跃旋回之术，顾名思义，就宛如长天之龙戏游起伏之波上一样，但是，虽然如此，却仍因他解救无双派的五位落难者而延误了出手的有利时间，耽搁了抢制先机的最佳空隙，是而在与黑髯公洪双浪对敌之下还是吃了亏，在那一刹间，项真已连中了对方四掌，好在这四掌，击中之处并非全在要害，只有一掌是拍在左肋，其他三掌分击于后肩，腿臀的部位，因此他尚能以勉强支撑……

老实说，以洪双浪的功力深厚，换了寻常之人，便是打在哪里也去掉半条命了，岂还有挺立不倒之理？一则项真内功精纯，早已练成肌肉的自然弹震反冲之术，抵抗力十百倍于他人，再则于拚斗之中，他的身法步眼全用的是“龙浮九天”一式的精要闪移如电，滑溜似鱼游于水，是而也让过了敌人掌势的大部分力量，三则，一个习武的高手，最讲求的便是在性命攸关之紧急关头迅速的护住自己本身要害与抵消对手的直接伤害，项真当然更注意这一点，他刚才已在洪双浪掌势击中前的一刹用右肘斜挡，同时运动肌肉凹陷来消灭敌人发出的劲力，大肋那一下子最严重，固然洪双浪是击中了，但是，却是也只有他原先所带力量的三分之一还弱啦。

而洪双浪却也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他也挨了两记，一在右肩胛，一在胸膛，好在他是运用闪躲及抗消力道的方法，再加以项真那前一掌未及拍实，是而这位如意府的魁首未曾出彩，但是，他如今却也血气翻涌，五脏如焚，不好消受了……

洪双浪呛咳了一声，狠毒的道：“好小子……”

用力一摇头，项真语声暗哑的道：“洪双浪，你方才的手法不算高明……”

“呼”的一挥袍袖，洪双浪咬牙切齿的道：“我的事全由你破坏了……项真，如意府毁灭，你也不能独生，跟着一起上道吧！”

染着血迹的嘴唇轻轻一撇，项真淡藐的道：“只要你有这个本事，洪双浪，我黄龙项真便没有话说！”

现在，整个如意府的堡墙上已乱成了一团，无双派的人马们已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在商先青、鹿望朴、提尧、展百扬、邱富贵五个人一跌下来之时，便一窝蜂的冲上前护卫着救走了，如今，一条条白色的身影已有多半攀冲上了堡墙，虽然有的人被活活砍落回去，有的人刚摸着牛皮索便被射倒，但他们却仍浴着血往上飞爬，那些攀升上的大草原儿郎们，则早已和如意府属下的人物缠战不休，拚杀得难解难分了！

黑髯公洪双浪，一看周遭的情形便晓得大势已去了，他以无比痛恨的眼光盯视着项真，生硬的道：“杨淦、胡极，给我杀！”

自方才险些吃了大亏之后，“反回七梭”杨淦，及那青脸人胡极便一直监守在侧，现在，洪双浪命令一下，他两人已小心翼翼的从两边围抄了上去！

冷哧哧的一笑，项真道：“名震遐迩的黑髯公洪老爷子，情急之下也会如狗跳墙，使那见不得人的下流手段么？”

洪双浪暴叱一声，大吼道：

“对付你这种专门卧底行奸的鼠辈，根本用不着讲究江湖仁义，你们给我上！”

杨淦闷不吭声，向前一跃，却在跃进的同时“刷”的倒旋回去，就在他旋转的瞬息，三溜金芒已蛇电一样暴射项真！

依在角垛上的项真毫不躲让，双手猛挥，五块他自角垛上暗里折捏着的碎石已急飞而去，三块迎击射来的金梭，另两块一取杨淦，一取胡极；别看他受创在身，出手之下却是又急又狠，攻守并施！

“咣”“咣”“咣”三声脆亮的撞击声里，三块石头裂为粉碎，而那三只金光灿耀，尖为三角形的梭身也蓦的失去准头，被震得斜抛而去；同一时间，胡极的红笔倏弹猛敲，飞向他的石块“咔

嚓”碎裂，一溜赤芒已快狠的猝戳项真眉心！

身体未动，项真恰到好处的微一偏头，抖手十二掌暴劈来敌，右侧，杨淦在闪过石击之后也倏然扑到！

于是——

项真身形持立如桩，光凭一人掌翻闪如电掠雷轰，准而毒的力拚面前这两个如意府高手，他的脸上汗如雨下，喘息急促，显然已是十分吃力，不过，杨淦与胡极却也一时奈何不了他！

这时，在一片惨怖的尖嚎之后，十几名无双弟子被震到铁墙之下，他们十多具手舞足蹈的身体尚未落地，五条灰影已大鸟般飞掠了过来！

天爷是长虹派的五绝！

黑髯公洪双浪用力搓揉着胸口，睹见之下不由大叫道：“长虹五兄，正来得是时候！”

长虹派的五个灰袍老人一声不吭，在半空中的身形“刷”“刷”急旋，猛然攻向了正在挥汗力拚的项真！

五个人的掌力有如漫空轰劈的旱雷，“哗啦啦”“碰叱叱”，劲风如刃，力道似网，宛如五个大力神挥动的巨杵，就那么一串串，一波波的急罩而下！

项真不得不转让躲闪了，他的牙齿深深陷入下唇之内，憋着一口气，迅捷而痛苦的连连翻掠穿舞，双掌时如云紧风滚，时如电闪鸿飞，吃力却又惊人的在七名高手围攻下作着艰辛的恶斗！

狂笑一声，黑髯公洪双浪狰狞的道：

“项真，老夫我也来陪衬陪衬你吧——”

他那个“吧”字还刚在舌尖上打着滚，远远一阵震天动地的杀喊声已蓦然自如意府另两边的堡墙上传了过来！

洪双浪心脏抽搐了一下，急忙移目望去，老天啊，不知在什么时候，那边的两道堡墙上已出现了幢幢白影，金环闪耀，弯刀如林；就像是些天兵天将一样突然降临在那里！

几乎傻傻眼了，洪双浪惊愕震骇之下，喃喃自语：

“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但这却是大白天里千真万确的事实，那些无双勇士们已神鬼不觉的掩杀到那边堡墙上了，现在，更悍猛的分向两头砍劈冲刺，凌野而蛮横的杀了过来！

一名白衣大汉忽然自斜刺里冲向项真那边，他的大弯刀疯狂劈斩向围攻项真的七个敌人，一边厉烈的大吼：

“不要脸的贱种，以众凌寡……”

呼呼让过这名无双弟子的攻杀，胡极的红笔急旋猝戳，一下子便刺穿了对方的胸膛，这无双弟子大叫一声滚了出去，一名灰袍人又七掌连出，将他震落堡墙之下！

黑髯公洪双浪看得一清二楚，他脸上掠过一抹狠酷狡毒的阴影，金袍袍袖齐挥，直向项真逼去！

项真在倾力游斗攻拒着，他在喘息中不屑而愤怒的道：

“杀得好……这就是你们如意府的……传统风范！”

胡极七笔倏戳，冷哼道：

“妈的，你死在临头，还有空去为别人抱不平么？”

而这时，洪双浪又快要来到了，他露着野兽一样的狰狞表情，双臂已微微分扬——

就在这危急的当口，一声厉啸像鬼嚎似的突然摇曳而来，快得不可言喻，几乎啸声方起，已经来到面前，半空中，一个暴烈而粗犷的嗓音响起：“龟孙子们，不要脸的杂碎，老子西门朝午来奉陪了！”

隔着项真他们尚有五六步的洪双浪闻声之下猝然暴旋，双掌凌空猛劈，两股狂飏呼轰飞旋，天上的那条人影已大笑一声倏翻斜射，一只五指箕张的爪形物体电闪之下，两个丈许外的灰裘大汉已厉嗥着张开双臂撞落堡墙，鲜血脑浆，喷溅得四处皆是！